



孰谓君死 凛凛犹生

——读卫洪平《张瑞玘传》有感

杨志文

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与外部世界相统一的人格。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别。这一人格追求的核心是“道”与“德”。“道”是世界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则是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道德”同而名异，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哲学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

这种“作人”的实践首先是从“家”开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家是“作人”的基础和根本，核心是“孝”。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讲：“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

“学”与“思”是“作人”的重要途径。不仅要“学而时习之”，更要思虑反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三省吾身”，孟子的“反求诸己”，荀子的“日参省乎己”，朱熹的“日省其身”，《大学》的“三纲八目”，不仅为德行养成和人格完善提供了目标与方向，更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尚志”是“作人”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巨大力量，需要精诚、坚忍、顽强一以贯之。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礼记》中说：“官先事，士先志。”王夫之说：“志于道而以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志”是一种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精神力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贯穿其中的核

心就是“志”。吕坤《应务》中指出：“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这个“志”就是力，即力量；就是骨，即傲骨。

“作人”之大者为国为民。“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上为国棟干，下为父母”，既是实现报国理想的门径，也是检验才华抱负和人格追求的实践，还是“孝”道内涵由家庭向社会国家的延伸。这就要求每一位为官者不仅要“孝”，树立良好家风，还必须“忠”，把家与国统一起来，为官清正，忠于职守，公正执法，廉洁奉公；同时，要以身作则，与时俱进，以自身高尚的道德风范教化社会，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在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要“亲民”，要深入到百姓中间，体察民情，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表现为现实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责任与使命的思考，从而使中华民族拥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智慧，这便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水盈则溢，这就使我们在顺境时能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在艰难困苦或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张瑞玘先生作为饱学之士，加之天资聪颖，中国传统文化已深深融入其血脉之中，影响其一生。张瑞玘先生毕生坚守和践行自己“作人”的根本，在“作人”中做事，在做事中“作人”。少孝悌、勤学思、耿介、有才华、重情义、有傲骨、怀家国、多忧患、重实务、兴实业、鉴西学、看世界、顺

潮流、敢担当、守道义、知进退；为官有政声，做人守道德，做事明决，为民多竭诚，人格之高尚，当为楷模！

张瑞玘先生在艺术上造诣很深，可从其艺术作品中印证其“作人”。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是其人格特征在艺术作品中的投射。中国哲学认为，最广义的艺术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这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征。“画以立意”“乐以象德”“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是中国哲学在中国艺术中的具体表现。艺术作为德性化的人格，首先要求的就是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如何表现德性化的人格？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中国哲学要求的“修辞立其诚”，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就是要讲真话。只有讲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出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说假话虽能行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对国家和社会有害。同时，说真话可以看到你高尚的人格，反之亦可看到你低下的人品和虚伪。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且“不可隐匿”。李贽《焚书》中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张瑞玘先生的诗词文章不正是如此吗！洪平君的《张瑞玘传》不正是如此吗！

张瑞玘先生善画，尤喜画墨梅，而且是“愈怪愈媚”，这是其人格象征的又一表现。元朝画家王冕亦喜画墨梅，有诗曰：“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张瑞玘先生亦有“不是案头无胭脂，让与他人画牡丹”“一枝寒梅拟平生”。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是梅兰竹菊，已成

为中国艺术的象征，更是中国人理想人格的象征。

三

张瑞玘先生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国该向何处去？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求索。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各个党派、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各类人士，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他们每个人既受制于传统，又改变传统并参与创造新的传统；既受制于时代，又改变时代并通过参与形成新的时代。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历史的编剧者，又是舞台的演员。

《张瑞玘传》拼接复原了张瑞玘先生如何从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传统知识分子，到以宰官加入同盟会，接受民主共和，最后喊出“非大革命不可”的民主革命家的思想演进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其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内心的徘徊和挣扎，展示了其在舞台上的剧作和扮演的角色，活灵活现，直观具体。

宋人吴缜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褒贬，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充分说明著史应以事实求是为原则。洪平君的《张瑞玘传》做到了。

叙述、理解和解释是历史学的三个重要元素。《张瑞玘传》的一大亮点，就是在理解和解释上采取了以诗证史、以诗明史的方法，从张瑞玘先生的大量诗文中窥探其心理轨迹和思想脉络，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张瑞玘传》并没有穷尽张瑞玘先生的所有史料，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穷尽，这就是历史书写的无奈和遗憾。但是，现在这部厚重而真实的《张瑞玘传》，配得上洪平君三十多年所付出的艰辛！张瑞玘先生只活了短短五十六岁，他若地下有知，当为有洪平君这样一个后辈同乡知音而含笑九泉！

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但总有一些伟岸的身影永远不朽，张瑞玘先生便是如此！（下）

春天，你好

蒯丽燕

春来万物生，万象皆美好。“春”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春”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半边上下各有一棵小草，中间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右半边仿佛一颗饱满的种子，根须牢牢扎在土里，嫩芽向上舒展。这右半部分正是甲骨文的“屯”字，寓意刚发芽的草木奋力顶开坚硬土层，破土而出。从古至今，“春”字的结构几经演变，却始终承载着草木萌发、生机勃勃的美好意蕴。

因这份呼之欲出的生命力，“春”成了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字眼。

想到藏在诗词里的不老春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日里，草木竞发，杨柳含烟，放学的孩童抛开抄写的负担、打卡的烦恼、背诵的任务，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来到大自然里，快乐撒欢，放飞自我。闭上眼睛想想，融融春光里，乡田间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三五稚童你追我赶，头顶纸鸢斑斓。欢声笑语漫溢开来，仿佛要将春色点燃，这般景致，谁能不心动？

翻阅唐诗宋词，写给春的情话数不胜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的色彩浓艳夺目；“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春的蓬勃直击心底；“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春的诗意令人心向往之……

春，是四季的起点，是时光的卷首，它落笔的每一行文字、每一个标点，都意味深长。“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有慈母的柔情，有大海的胸怀。在它的怀抱里，每一粒怀揣梦想的种子，每一株渴望生长的草木，每一朵孕育芬芳的花瓣，每一双辛勤耕耘的手掌，每一滴浇灌希望的汗水，都能找到理想的归宿。

春，从不只属于季节，更藏于人生的每一段旅程。“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青春之歌》的序章，拉开生命恢宏的大幕；“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赠予生命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的力量。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生的春天，是潇洒恣肆，是狂放不羁，带着从容的得意，意气风发，风度翩翩。“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人拥有人生最宝贵、最华丽的春天，当鲜衣怒马，莫负时光，知行合一，追风踏浪，砥砺前行，把自己活成一束温暖且持久的光。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少年的春天，春天的少年，心中定要怀揣热爱，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的万千世界，远方的旖旎风景，每一处都值得驻足流连，值得凝神回味、细细咀嚼。

心怀热爱的人，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的模样，有春的斑斓色彩，春的温润柔和，春的盎然生机。心怀热爱的人，永远青春如一棵小树，绿叶葳蕤，挺拔茁壮。

每一个春，都曾苦熬过漫漫寒冬。那些凋零与荒芜、沉寂与孤独，也曾曾在时光的缝隙里左奔右突。可岁月赠予多少风雪，便会回馈多少个春天。原来，每一缕劲风，每一片雪花，都是上天化了装的诚意与惊喜。

寒有尽，春有信。当节令的号角吹响，春，携万缕柔情，正马不停蹄从远方奔来。春天，你好！

风从故乡来

袁秀兰

总要踏上那片梦过千遍的乡土。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我真的站在了这里。让风，再吹一回儿时的旷野。

塞北的风，是有脾气的，不像南方的风那般柔和。它是从辽阔的北山那头冲过来的，带着一股子倔强。它先是顽皮地掀起我们的衣角，又钻进我们的发间，最后，才贴着我们的鼻梁滑过去。那风里，带着淡淡的微湿气息，带着泥土被日头晒过之后腾起的厚实味道，还混着远处河水的凉意。这味道，瞬间就把人灌醉了。这一刻，自己只是一个被故乡认领的孩子。

总要遇见那些年少时的伙伴。走进村子，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村头的老榆树下，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着闲聊。我眯着眼辨认他们，他们也眯着眼辨认我。忽然，有人喊出了我的小名。那声音，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所有的记忆都醒来了。“是我”，我大声答应着，抢上前去。一只长满老茧的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上。我们互相打量着，从对方的脸上，找寻着少年时的影子。那句最亲昵的乡音，是“你回来了”。彼此叙说着那仿佛走丢的过去，这时候，有谁家的孩子在脚边跑过，笑声清脆，像极了当年的我们。嬉笑之间，全是扯不断的挂念。

总要抚一抚那绵长的乡愁。从村头往里走，每一步都踩在记忆的琴弦上。老院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那棵杏树还在，只是显得粗糙了许多。墙皮斑驳了，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用手一摸，细腻而温热。蹲下身，抚过那条通往屋子的小径，地面被雨水冲刷得有些凹凸不平，但踩上去，还是那种熟悉的踏实感。望着杏树皮皴裂出的一道道沟壑，我踮起脚，够到一根低矮的枝丫，那枝丫还是那样油亮柔韧。我曾靠着它的树干流过委屈的泪水，也曾与它分享过自己的欢乐。它应该什么都记得，只是它不说。

风拐了个弯，又漫过来，拂过斑驳的土壤，绕着那株老杏树……它携着田野的呼吸、泥土的私语、乡音的热情，将这所有的暖意揉成了一团，轻轻贴在我的心上。

原来，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云，半生跋涉，最终不过是为了一趟回程。那个牵着风筝的线头，一直牢牢系在故乡的环上。外面的世界装得下所有的梦，却装不下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泥土，那炊烟，才是此生唯一的坐标。

风从故乡来，携着岁月的记忆，每一次拂过脸庞，都会唤起心底最深的眷恋。



听春

孔祥秋摄

历经沧桑的大能炭素分公司

常钟月 付刚 高旭东

在大同这座老工业城市，有一家始建于1942年、历经沧桑仍“活”在当下的国有控股企业，它就是前身为大同市炭素厂的大同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炭素分公司。

1942年，为了加紧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满足侵华战争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大量需求，日军侵占了天然石墨原料丰富的大同北郊宏赐村一带，建起了宏赐黑铅矿（大同市炭素厂前身），竖起了“大日本东洋矿业有限公司”的招牌，同年筹建的碳精电极工厂归属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随后，依山建起了生产车间“九阶楼”，并从大阪运来4台挤压机和配套设备，1944年改用电力生产，鳞状石墨产能为日产10吨。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仓皇地将大部分主要设备运回日本，将无法运走的1台500吨挤压机深埋地下，生产区内1座高大的水压机烟囱也遭炮击，但未爆炸。1946年，宏赐黑铅矿由阎锡山政权的西北实业公司大同工厂管理处接收，但未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更名为大同北山区石墨矿的碳精电极厂一直关闭停转。1956年，该厂划归冶金工业部管辖。1957年3月复产后划归山西省重工业厅，由于粉碎工序改用了碾磨机，日产达3—5吨，年产能达800吨，当年生产鳞状石墨500吨。1959年10月，该厂由山西省冶金工业厅管理，更名为山西省地方国营大同电碳厂。1959—1960年，山西省计委两次拨款282.81万元，进行天然石墨电极新产品的开发，并选派5名工人赴上海学习生产工艺。同时修复了一、二号挤压机，新购置石墨浮选机、球磨机、燃煤焙烧炉等设备，初步实现了半机械化。1960年5月生产出第

一炉天然石墨电极，填补了山西省电炉炼钢燃料天然石墨电极的空白。这时该厂已初具规模，占地面积4.23万平方米，生产建筑面积4721平方米，固定资产达128万元，天然石墨电极年产量301吨，创产值54.2万元，实现利润17万元，职工增加到580人，年产能达1000吨。

1961—1965年，该厂因生产不景气、产品滞销被迫两次停产，到1965年5月开始复产，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处于半停产状态，年产量仅为118.5吨。1968年8月至1970年10月，该厂隶属山西省冶金工业局和雁北行署双重领导，1970年更名为山西电碳大同分厂。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该厂隶属山西省工业局。1972年后隶属山西省冶金工业厅和大同市重工业局双重管理，更名为大同电碳厂。1971—1978年，冶金工业部、山西省冶金工业局和大同市先后拨款266.77万元，对该厂进行了新的技术改造，建成了配料压型车间、焙烧车间、机加工车间、沥青熔合车间，扩建了石墨化车间。该厂还自筹资金30多万元，修建了30吨水塔等附属设施。1978年7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直径150毫米的人造石墨电极，产能达2000吨。到1978年该厂工业生产建筑面积12692平方米，固定资产363万元，职工恢复到337人，天然电极产量887吨，人造电极产量376吨，产值212.36万元，实现了盈利。

1979年1月，该厂更名为大同市碳素厂。1982年5月，因电极市场疲软，该厂再次停产。1984年10月，该厂恢复生产。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该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85年初，34岁的大学毕业生、市煤炭研究所所长温建忠率承包组承包了该厂，与主管局大同市重工业局签订了集体承包经营合同书。温建忠连下四步好棋：一是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抓好石墨电极产品的生产；二是通过补偿贸易的形式，从机械工业部引进200万元资金，解决了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三是招聘了23名专业技术人员，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四是企业内部层层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一年效益大增，全厂总产值达237万元，产量1801吨，销售收入374.84万元，实现利润105万元，上缴税金20.7万元，偿还停产前银行债务39.3万元。按承包合同规定，承包组6名成员应得5.25万元承包兑现奖，承包组却分文未取，把这笔奖金全部用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奖励基金和职工集体福利事业，被传为佳话。1987年7月28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西省特级劳模、大同市特等劳模温建忠因车祸英年早逝，全厂职工眼含热泪送别这位年轻有为的好厂长。

1988年2月，市经委技改科干部张培林登上了该厂招标承包的“擂台”，成为全市市级机关干部第一位竞标中标承包企业的厂长。他大胆改革，兴利除

弊，狠抓技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1988—1989年，该厂实现利润由421.7万元增至450.8万元。1992年，该厂更名为大同市炭素厂。1988—2000年的13年间，该厂共投资9100万元，实施了一至四期技术改造，建成拥有固定资产1.2亿元、石墨电极年产能上万吨的企业，实现了高功率、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产品系列化，年出口创汇600万美元，成为全市利税大户和全国同行业出口产品占总产量比重最大的厂家。1997年，该厂荣获“全省五一劳动奖状”；2000年，张培林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2001年，该厂更名为山西晋能集团大同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炭素分公司。2005年，大能炭素分公司年创利润4250.91万元，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2007年，产量突破2万吨大关，企业在综合实力上跨入全国同行业第一方阵，成为国内能生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4家企业之一。

从2006年起，大能炭素分公司连获“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殊荣。2008年4月，被吸纳为中国炭素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2009年9月，大能炭素分公司技术中心被山西省经委等六部门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也是全省唯一集综合炭素、铁合金等多个领域的省级技术中心，迄今共获得19项国家发明专利；中心下属炭素材料检测实验室是目前华北地区唯一的国家认可实验室，其出具的报告在国际上认可。企业多

次在中国质量协会举办的QC质量管理活动中摘取全国一等奖；2005年通过且至今保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整合型管理体系认证；“火云”牌石墨电极是山西省名牌产品，“火云”商标获评山西省著名商标；直径350毫米—500毫米准超高功率石墨电极被科技部等部门确定为国家级新产品，多次获“科学技术进步奖”；直径550毫米、600毫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填补山西省空白，获全省“十五”时期新产品创新奖，获评“山西省用户满意产品”；直径600毫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是国内第一家取得市场准入证的产品；直径700毫米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于2009年通过省经委组织的新产品鉴定。

从2019年起国内炭素企业因同质化竞争和低价内卷导致盈利空间被大幅挤压。在我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起步之年的2020年，山西晋能集团所持大能公司80%的国有股权移交大同市国资委，曾任大同市炭素厂副厂长、供职晋能集团的杨云山临危受命挑起了董事长的重担。他带领“大炭人”迎难而上，搏击市场，3年减亏5986万元，产品优质品率保持在90%以上，使企业起死

回生、转危为安。2022年8月，大能炭素分公司划归市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2023年冬，在本企业工作多年的赵旭忠接任董事长，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唱好求生存、保稳定、争效益、促发展的国企“争气歌”，“感恩、包容、得道、厚重”的企业精神催人奋进，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新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厂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也搞得很好，在压型车间一角，已退役多年、标着“大阪株式会社1919”字样的500吨挤压机安装了铁护栏，与那座水泥筑成的大烟囱均已按文物要求加以保护。日方深知这台挤压机的文物价值，曾愿出高价回购被谢绝。这两处大同工业遗产亦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

大能炭素历经时代变迁在市场浪潮中稳健前行，凭的不是守成不变，而是守根固本、实业报国的坚定信念。他们不逐一时浮利，始终深耕主业、专注实业，把国家的需要、企业的社会使命和职工福祉放在首位，以责任立身，以实干兴业。这份坚守，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国企本色；这份底气，是危难时刻顶得上、关键领域靠得住的国企脊梁；不浮躁、不摇摆、不短视，以定力谋长远，以责任铸根基，彰显出国有企业独有的风骨与担当。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scy22@163.com）

